

历史传记
小说丛书

范仲淹传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词奴儿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历史传记
小说丛书

——词奴儿——著

范仲淹传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范仲淹 / 词奴儿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034-9087-3

I. ①不… II. ①词… III. ①范仲淹(989-1052) — 传记 IV. ①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0471号

责任编辑: 徐玉霞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 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开

印 张: 23

字 数: 494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6.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我曾在邹平市逗留过一段日子。

邹平市的黛溪路，是全市最繁华之地。大街中央，耸立着范仲淹的雕像。雕像栩栩如生，一双深邃的眼睛，默默地凝视着远方。也许是被他的目光所吸引，我穿过车水马龙，来到他面前，一字一句地读着基座上的文字，原来是画家范曾为他的先祖——900多年前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撰写的铭文。

范仲淹自幼家境贫寒，两岁丧父，随母改嫁，由江苏吴县到了山东邹平县的长山，改为朱姓。少年时，他寄身寺中求学，因口粮不足，他将米掺些野菜熬成粥，盛于碗中，待冷却后划为四块，分餐而食。由此便有了“划粥断齑”的成语，也成就了一代名相。

二

青州市是一个县级城市，但在古代却是九州之一，今天的青岛、济南都归其管辖。青州拥有全国经济百强县、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等17个国家级荣誉称号。慕名而来的游人如涌似潮。有的人去了仰天山、云门山、驼山等著名景点，更多的则是为拜谒范仲淹而来。

一到范公亭，就能看到院中数株唐楸、宋槐等古树。树龄虽已逾千年，但依然躯干如铁，老枝如虬，生机盎然，忠诚地守护着亭中的主人。树旁有石碑一方，刻有一副楹联，是爱国将领冯玉祥所题：

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
忧乐关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

在范公井的亭柱上，也有一副楹联：

井养无穷兆民允赖；泉源不竭奕世流芳。

言辞简约而意味深长，展示了后人对范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品格的慕念。范公亭旁边的三贤祠，是后人纪念曾经任职青州的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而建。祠后有一座“后乐堂”，取自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座右铭。





我曾多次登过岳阳楼，也曾站在烟波浩渺的君山上眺望过岳阳楼。小岛自古就有“神仙窟宅”之称，据说，水下是神仙居住的金堂华屋，四时常闻丝竹之声。但与隔水相望的岳阳楼相比，只有高山仰止了。

岳阳楼并非巍峨，但它的一砖一瓦都沉淀着厚重的文化因子，因为楼中有篇不朽的传世之作《岳阳楼记》。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融记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阐述了他的气魄、情操、学识和人品，通篇虽只有 386 字，却字字珠玑，句句金玉。

登临斯楼，是一种人格的提炼。拜读斯文，是一种灵魂的净化。凭栏鸟瞰，心若八百里洞庭。

这是我读词奴儿的《范仲淹》随手记下的一些文字，权作序。

刘敬堂

2016 年暮秋于江南古城鄂州

目 录

序	001
第一章 洞庭湖畔 少年朱说断奇案	001
第二章 断齏划粥 僧房掘金又埋金	006
第三章 游学关中 结识名士啸山川	014
第四章 劝兄向善 遭羞辱惊闻身世	021
第五章 别母自立 求学南都应天府	028
第六章 矢志不渝 不为良相为良医	035
第七章 金榜题名 携母赴任广德军	043
第八章 聆母教诲 断案公正法如山	051
第九章 兴办学堂 愚顽读书蔚成风	059
第十章 复姓归宗 要留声名清且直	067
第十一章 河朔闲游 满目荒凉山河远	075
第十二章 燕赵归来 三十从知壮士羞	083
第十三章 喜结连理 琴瑟和鸣遇知己	090
第十四章 西溪书事 敢议雄心万里途	098
第十五章 修筑海堰 巍巍长存范公堤	106
第十六章 为母守丧 晏殊荐管应天府	112
第十七章 教学育人 勉励学子皆从道	118
第十八章 上执政书 未敢忘怀天下忧	125
第十九章 平台引对 一进朝廷任馆职	131
第二十章 越级言事 劝太后还政于帝	138
第二十一章 一度遭贬 仲淹外放河中府	147





第二十二章	为安民心	青峰寨中智降匪	154
第二十三章	仁宗亲政	二进朝廷任司谏	161
第二十四章	皇后直言	夷简被贬判澶州	169
第二十五章	赈灾归来	朝堂进食乌昧草	177
第二十六章	后宫争宠	宋仁宗恩眷别移	184
第二十七章	为报前仇	夷简设计废郭后	191
第二十八章	直言进谏	为保皇后又遭贬	199
第二十九章	风雨江湖	心中犹存报君恩	206
第三十章	改任姑苏	疏通五河治水患	214
第三十一章	破釜沉舟	以命相谏为郭后	222
第三十二章	夷简用计	仲淹权知开封府	228
第三十三章	三度遭贬	正直之臣同赴难	235
第三十四章	秋风萧索	痛失贤妻断知己	242
第三十五章	敬仰先贤	重撰狄仁杰碑文	250
第三十六章	少年纯仁	仁者爱人如其父	258
第三十七章	边关危急	仲淹携子赴延州	267
第三十八章	整顿边防	左氏春秋赠狄青	275
第三十九章	韩琦失误	任福兵败好水川	283
第四十章	纯佑领兵	大顺城外展雄风	291
第四十一章	仁宗招来	欲振朝纲委重任	299
第四十二章	开阁召对	仲淹呈变革十事	310
第四十三章	风云变幻	改革之路多险阻	319
第四十四章	芳草无情	明月楼高休独倚	327
第四十五章	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	334
第四十六章	范氏义庄	慈善创立八百年	343
第四十七章	鞠躬尽瘁	留得夕阳无限时	350
后记			359

第一章 洞庭湖畔 少年朱说断奇案

司马道长目送朱说在夕阳下跳跃着跑下石阶，捋着花白的胡须，面带微笑，若有所思。他身边的弟子摇头叹息：“唉！真是可惜了！”

司马道长转头望向他，不解地问：“可惜？如何可惜了？”

“朱说小小年纪，绝顶聪明，只可惜不是朱县令亲生的。”

道长捋着胡须问：“不是朱县令亲生的又怎样？”

年轻的弟子见道长目光澄澈，神色超然，便垂下眼睑，但仍然嚅嗫道：“朱说不是朱县令的亲生儿子，只怕他日后……”

道长抬眼望向山下浩渺的湖面：“日后的事，谁能说得清呢！”

朱说见天色尚早，便放慢脚步，沿着湖岸逶迤而行。

夕阳下的洞庭湖，别有一番情致。微风轻拂，波光粼粼，落日的余晖在湖面洒上一层细碎的金子，闪闪烁烁。渔船三三两两地归来，给静谧的湖乡带来了一天的收获与喜悦。

朱说最喜欢这样的光景了，天色湖光相连，碧波万顷，鱼儿畅游，白鸥翩跹。他俯身掐了一根萱草，嗅着萱草新鲜而香甜的气息。

“朱说，放学还不回家，又看湖景了？”一个爽朗的声音自朱说身后响起。

朱说不用看就知道是谁，转身笑道：“水松哥，你回来了！今天捕的鱼儿多么？”

水松是朱说在湖边看风景时认识的捕鱼人。

水松边收渔网边回道：“只要风平浪静，每天捕的鱼都不相上下。洞庭湖就是咱们的衣食父母，人不能太贪心，捕的鱼儿够咱过日子就很知足了。”

朱说敬佩地望着水松黝黑的脸膛，由衷地说：“水松哥，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懂感恩，不贪心。”

水松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憨厚地笑道：“我一个捕鱼的汉子，懂什么呀？哪像你，小小的年纪就读四书五经，还跟兴国观的司马道长学念经。”

朱说笑道：“水松哥，我跟司马道长学的是《易经》。”

“管它什么经，反正都是极高深的学问。”水松从鱼篓里抓出一条大青鱼递给朱说，“把这条鱼拿回家给你娘煮鱼汤喝吧。”

朱说忙跑开几步：“我娘不让我再拿你的鱼。”

水松把鱼扔进鱼篓，神情沮丧：“是啊！你是县令的儿子。县令家什么没有？怎会看得上我这小鱼小虾的？”





朱说走近水松，轻声道：“水松哥，我爹是县令，可我不是县令啊！我跟水松哥一样是普通人。我爹说，水松哥是善良、勤劳的好人，交朋友就要交水松哥这样的朋友。而且，你每天日晒雨淋，在风浪里讨生活，实属不易，我们不能总是白白地吃你捕的鱼。”

水松惊喜道：“你爹真是这么说的？”

朱说重重地点头：“我爹真是这么说的。”

“水松，天快黑了，还不回家，你娘该着急了。”一老者在远处喊。

水松扬声应着，又扭头叮嘱朱说：“你也快回家吧，不要让你娘担心！”

暮色四合，湖面上雾气渐起，湖水柔柔地拍打着堤岸，空气中流转着鱼草新鲜的腥味。远远的，朱说就望见母亲在门前那株桂花树下向湖边张望。见母亲瘦削的身影，朱说的心一紧，加快了脚步。

谢夫人看着暮色中跑向自己的儿子，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但仍不免轻声道：“说儿，你又去湖边玩了？天黑了也不知回家！”

朱说牵了母亲的手往屋里走：“娘，你是不知道，黄昏的洞庭湖有多美！”

“洞庭湖再美，天色向晚，也该回家了。”谢夫人抬手指向屋后的竹林，归巢的鸟儿正叽叽喳喳，“你看，天黑了，鸟儿也知返巢的。”

“孩儿以后放学早早回家，不让娘担心！”

母子二人说着话，不觉已至中堂。

等候在堂前的侍女香草见他二人进门，迎上前道：“夫人，少爷回来了！”

谢夫人点头，又转身看看门外的天色：“你爹爹往日这个时候早已回家了，今日这是怎么了？”

朱说握着母亲的手，安慰道：“娘不必忧心，定是衙门里有事，爹爹一时走不开。”

正说着，忽听得门外有脚步声，朱说眼尖，喜道：“娘，爹爹回来了！”

谢夫人回头看时，丈夫朱文翰正披着月色跨进院门。

朱文翰，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长山镇）人氏，现任澧州安乡（今湖南省安乡县）县令。

安乡县虽是小郡，却倚山环水，风光旖旎，是洞庭湖畔一颗璀璨的明珠。安乡人勤劳善良，淳厚朴实，邻里相处和睦，待客如宾。

可就在今日，朱文翰一早来到衙门，便兴盛珠宝行的老板刘长兴来报案。

朱文翰见他满头大汗，心急如焚的模样，便吩咐随从朱冲倒碗茶给他，温和道：“刘老板别着急，先喝口茶，有事慢慢道来。”

刘长兴说，他清晨刚刚起床，店里的伙计急匆匆来报，昨夜珠宝行被盗。震惊之下，也顾不得洗漱，忙随伙计来到店铺，果见店铺被洗劫一空，这才来县衙报案。

朱文翰面上虽镇静，心里着实吃惊不小，忙问：“刘老板，被盗的珠宝折合多少银两，你有数么？”



刘长兴神情沮丧：“大约五万两。最令人烦恼的是，城东赵员外给女儿定做的金银首饰也被盗走，过几日便是他女儿出嫁的好日子，这可怎么办呢？”双手抱着脑袋，唉声叹气。

朱文翰任安乡知县两年来，发生这样的大案还是头一遭。他的心情格外沉重，如果破不了此案，追不回被盗的珠宝，将如何向老百姓交代？当下，便带了捕头王顺与几名干练的捕快，随刘长兴来到他的兴盛珠宝行。

兴盛珠宝行位于闹市之中，左边是如意绸缎庄，右边是烟雨楼茶社，街对面是一字排开的惜今春胭脂铺、昨日东风酒楼、藏珍堂古玩店，还有一家五湖赌场。在安乡最负盛名的乐坊——倚霞阁，也在这条街上。

正是暮春时节，大街上人来人往，柳荫花树下的叫卖吆喝，茶坊酒肆中的丝竹管弦，人声嘈杂中显出一番融融之乐，哪里看得出昨夜发生了盗窃案。

朱文翰与捕头王顺细细察看了店铺，很明显，盗贼从后院翻墙进院，捅破窗纸，用迷香使守店伙计的睡眠更加深沉，然后撬门而入，盗走了店内金银珠宝。

王顺拓下几只比较完整的脚印：“大人，从众多的脚印与屋里的零乱来看，作案的绝非一人，尚有四五人之多。”朱文翰点头赞同。

回到县衙已是午饭时分，朱文翰召集众人，询问最近有没有听说绿林强盗打家劫舍之事。

王顺回道：“大人，绿林好汉掳掠百姓财物，以前倒是有过。可最近几年风调雨顺，收成尚好，百姓安居乐业。若真有打家劫舍的，还不早报到衙门里来了？”

朱文翰想想也是，便吩咐王顺带捕快四下去打探，尤其是到那乐坊、茶庄、酒楼去，也听听人们是如何议论此事的。

及至傍晚，王顺没有查到任何蛛丝马迹。

谢夫人听了丈夫的述说，也只能陪着叹息。

说话间，香草早已点灯摆好饭菜，谢夫人道：“老爷先吃饭吧，案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话是这么说，如果不尽快把盗贼绳之以法，我将如何担得起父母官之名？百姓将如何安心过日子？今日下午，衙门里所有的捕快都出动了，仍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息。”朱文翰扒了口饭，味同嚼蜡。

一家人都闷声不响，朱说突然道：“爹爹，孩儿有一妙计，可让盗贼自动现形。”

谢夫人轻斥道：“小孩子懂什么？你爹爹正烦恼呢，不许捣乱！”

朱家的长子朱淳与次子朱诚相视而笑，在昏黄的灯光下，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

朱文翰看着朱说澄澈的双眸，饶有兴致地说：“噢？你倒是说来听听。”

朱说见父亲许可，便起身绕到父亲身边，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

朱文翰听了，捋着胡须，面带笑容，频频点头：“说儿果然聪慧！好！就这么办！”爷儿俩的神情，让谢夫人与朱淳、朱诚目瞪口呆。



第二天，大街小巷贴满了告示，告示上说，兴盛珠宝行的刘老板只求好汉还了那颗祖传的价值连城的夜明珠，至于其他的金银可以奉送。

告示贴出去后，朱文翰命王顺，只要是在茶楼酒肆打架斗殴的，一个不漏地抓回来，捕快们领命而去。

果然不出所料，午饭后，王顺来报，在城西一家小酒肆里抓到四个喝酒打架的壮汉。朱文翰命把这四人关进牢房，待明日再审。

这四人原以为喝酒打架没多大的事儿，县老爷出来教化几句也就放了，并不以为意，哪承想关到天黑也无人过问，心里这才惶恐不安起来。

张三生得虎背熊腰的，坐在屋角，身子一动不动，声音却冷得令人生畏：“我再问一遍，你们当中，究竟是谁私自留下了那颗夜明珠？”

小个子狗剩摸着肿起的半边脸，凑近他：“三哥，小弟真没见那宝贝，你只问铁柱铁蛋俩兄弟有没有见过。”

铁蛋捂着眼睛骂道：“好一坨臭狗屎！你自己吃独食，反而栽赃给我兄弟。”

铁柱则扑上前要打狗剩，却听得牢门一声响，随即牢灯也亮起。

牢房霎时安静下来，四个人八只眼睛齐刷刷盯向栅栏外。

是牢卒送饭来了。

张三忙来到门边，满脸堆笑地问牢卒：“大哥，我兄弟几个不过是醉酒打闹，如何就关进大牢了？”

牢卒冷脸道：“如何就关进大牢了？你心里就没个谱？”

张三心里一沉，见牢卒要走，又问：“既是关进来了，县老爷如何不审案呢？”

牢卒头也不回：“你是急着去见阎王呀？等着罢！”

这四人听得心惊肉跳。

铁柱忍不住道：“三哥，难道事发后了？不可能啊！这事儿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哪会这么快就被官府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张三等四人被带上大堂。

县令不拍惊堂木，衙役不喊“威武”，也无人叫他四人跪下，大堂上全不是往日审案时的肃穆气氛。

四人正疑惑间，却见县令背着双手，缓步踱到他们面前，明亮的双眸从四人面上扫过，最后停在狗剩面前。

狗剩见县令笑吟吟的，也嘿嘿傻笑。

县令突然喝道：“狗剩，前天夜里，在兴盛珠宝行盗得的夜明珠呢？是不是藏在你家地窖里？”

狗剩吓得跪在地上，哭喊道：“大人，小民冤枉啊！前儿夜里，小的把迷香吹进窗户后，就在门口望风啊！”

铁蛋忙扯着张三的衣袖：“三哥，夜明珠果然是他独占了。”又上前踢了狗剩一脚：



“臭狗屎，肯定是我三人在柜台上收拾金银首饰时，你觅得夜明珠便起了私心，独吞了。”

张三想制止铁蛋，但已经来不及了。县令已稳步走向案前，惊堂木一拍，吓得他四人齐刷刷跪下。

“张三，你四人还不从实招来？”县令声音不大，却透着威严。

张三心里恨恨地骂铁蛋、狗剩这两个没用的东西，还没经过堂棍子，就把做的案子说了出来，自己再死撑着也无益，便把前天夜间到兴盛珠宝行盗窃的经过一一招了。

原来，他四人是城南郊外张湾村的，在五湖赌场输了银子，回家时路过兴盛珠宝行，见高悬在门前的大红灯笼下，闪闪发光的招牌，便起了盗窃之心，竟然一举得手。

按说，盗了珠宝行，应该远走高飞，如何又回城里呢？张三自小闯荡江湖，自以为见多识广，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第二天四人便又回到县城，钻进一家酒肆中喝酒，以便探听官府消息。见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告示，告示上说兴盛珠宝行的刘老板，只求好汉交还那颗祖传的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其他的金银就算奉送了。

四人看了告示，便在酒肆中打了起来，后来稀里糊涂地就被关了县大牢。

张三一气说完，又有些迷惑：“县令大人，小民虽有些偷鸡摸狗的习惯，却也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好汉做事好汉当，兴盛珠宝行确实是我四人盗的，但告示上说的夜明珠，小民真的没有见过。”

县令捋着胡须笑道：“若真有夜明珠，你四人还能站在这大堂之上？本县之所以说有夜明珠，是要引起你们之间的内讧，自动现形。”

朱文翰所用的，正是儿子朱说给他献的计谋，三天便破了这起案子。欣喜之余，心里认定朱说日后必定大有作为，因此，对他的教化比别的孩子更加严谨。

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也就是大宋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的这一年，朱文翰调任山东淄州长山县令。

淄州县南的长白山，因山巅常有白云缭绕而名长白。其山势峻拔，重峦叠嶂，遍布奇松怪石，又有“小泰山”之称。

长白山北面山麓的醴泉寺，相传于南北朝时期，由庄严法师所建。后来寺庙坍塌，至唐中宗时期，本寺僧人仁万重建寺院。因东山山岩间有泉水涓涓流出，清澈而甘甜，唐中宗赐名为“醴泉寺”。

朱说随父亲来到山东淄州，就寄宿在醴泉寺，拜住持为师，学习经史子集。

寺院每日的早课完毕，住持便给朱说讲授一个时辰，从经史子集中的儒学经典讲起。随后，朱说便自己读书，遇到不解的难题，第二天再请教住持师父。

醴泉寺是远近闻名的大佛寺，香火旺盛，每天香客络绎不绝，钟声悠悠，经声袅袅。

每逢寺院做法事时，朱说就到寺院外的山上读书。有次意外地在东山及南山找到了几个小山洞，这些山洞冬暖夏凉，宛如石室，整洁幽静，正是读书的好去处。后来朱说常到山洞读书，有时一待就是一天，饿了，寻些野果充饥；渴了，喝口山泉水。



第二章 断齋划粥 僧房掘金又埋金

醴泉寺掩映在一片茂密的苍松翠竹之中，清澈的山溪，绕寺而过。此时正是棠梨欲谢，草长莺飞的季节。寺院后门依山坡而开辟的菜园里，豆角、蔬菜，绿意盎然。

这日清晨，朱说正煮小米粥，寺里的和尚残月推门进来，笑问：“朱公子在屋里？往日经过你窗下，总听你读些之乎者也、先生子曰的，今日怎么悄无声息呢？莫不是病了？”

朱说把中手的书放在灶台一角，往灶膛里塞把柴，笑道：“多谢残月师兄牵挂！小生无病，正煮粥呢！”

残月揭开锅盖，两道浓眉皱到一处：“又煮小米粥？清汤寡水的。”

朱说起身拉残月坐至桌边，笑道：“才下锅呢，待会儿熟了就浓稠了。”

“你是宦宦之家的公子，读书用功，寺里从方丈到僧人，都非常钦佩。只是你的日子过得如此清苦，难道是你家里不给你接济么？”残月摸着自己光秃秃的脑袋，不解地问。

朱说坐回灶下烧火，笑道：“家父虽是朝廷命官，却官小位卑，一年也不过那点儿俸禄，而且家大口阔的，我能省则省。再说，隔三岔五地回家拿吃的，来来去去，也浪费了读书的时光。”

残月叹道：“你的日子，过得比我这出家人都清苦。”摇头出门而去。

一会儿，残月又回来，提了一只装满青菜的竹篮，他把菜倒在桌上：“朱公子，你炒点青菜就粥，或把菜洗净了，切细放到粥里，加点盐一起煮，也强过那清汤寡水的。不吃油盐，哪有精神读书？”又从怀里摸出两个玉米面饼子放在锅边，“这是师父让我捎给你的。”

朱说忙道：“残月师兄，蔬菜小生留下。饼子，小生不能要。”

不待他说完，残月早已出去。

朱说呆立半天，小心地把饼子放在碗里，看看锅里照得见人影的小米粥，便洗了几片菜叶子，摘了一小把韭菜，用刀切细了放进锅里，撒了几粒盐晶，又往灶膛里添了把柴。

再揭开锅盖时，一股浓浓的菜香味升腾而起，原先清水般的粥也浓稠了，金色的小米与碧绿的菜叶子，在锅里欢快地冒着一个个小气泡。

朱说趁热吃了一碗，又清香又暖胃，他抚着肚子惬意地想，世上还有哪种食物能比得上自己亲手做的小米青菜粥呢！

他收拾了碗筷，把剩下的半锅粥盛进一只陶盆，把锅洗干净了，再把陶盆放在锅里，盖上锅盖，这便是晚餐了。



山里的黄昏来得早，太阳方才还斜斜地照在窗棂上，一会儿工夫便滑向山背，在山坳处留下几朵飘逸的红云。

朱说揉揉发胀的眼睛，看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山林，放下书卷，开门出来。他住的屋子，是醴泉寺后院靠近山坡的僧舍，紧隔壁一间屋子存放柴草、农具等杂物，朱说的房门正对着菜园。

山风起处，树叶飘舞，归巢的鸟儿叽叽喳喳。菜园里，残月带几个小和尚正忙着，有的浇水，有的给豆角扎架子。

朱说返身进屋拿了水桶，到溪边汲了水，往菜地而来。

残月笑道：“朱公子，读书挺累的，你歇歇吧。这点活儿，我们师兄弟几个一会儿就做完了。”

朱说边浇水边回道：“小生自到寺院读书以来，多承残月师兄关照，时常吃园子里的新鲜蔬菜，已于心中有愧。偶尔做点事，活动一下筋骨，也算是休息了。”

残月走近朱说：“昨儿听师父说，三年来，所有寄宿读书的学子中，唯有你的提问，越来越让师父回答得吃力了。朱说，你应该去别的地方请教学问更高的人了。”

朱说惊问：“残月师兄，莫非方丈不要小生在贵寺寄宿读书了？”

残月忙摇头摆手：“师父的意思是，他不能再教给你更高深的学问了。”

夜幕低垂，山林间飘忽着一层薄薄的青色雾气，残月丢下呆立着的朱说，招呼众人道：“大伙儿收工罢，天黑了，仔细点儿，不要把菜苗给踩了。”

众人应着，陆续出了菜园，把手中的工具送至柴房。

朱说提着空桶，绕过山溪，去菜园西头的水井提水饮用。

月亮升上东边天际，月色清凉如水，山风阵阵，竹影摇曳，偶尔惊起一两只鸟儿，扑棱着翅膀飞向山林的更深处。

朱说点亮油灯，吃了一碗青菜小米粥。上午煮的小米粥早已凉透，吃进肚子里，半天不舒服，他揉着肚子，打着嗝，把油灯挪至窗下的书桌。昏黄的灯光下，一眼瞥见两只脚沾满了泥。

脚上穿的是母亲纳的千层底的布鞋，刚才浇菜时沾了泥，他走至书桌的横头，使劲跺了跺脚，房间顿时回响起一阵空洞的声音。

朱说惊奇极了，怎么会是这种声音？他又使劲儿跺跺脚，耳边依然回荡着空洞的声音。他忙走至屋中间的几处地方试了又试，都是砰砰结实的声音。

他断定窗下的地面有古怪，去屋角拿了鹤嘴锄，刨了一层厚厚的土，便碰到坚硬的石板。他的心咚咚地跳起来：这下面是地窖？还是坟墓？他放下鹤嘴锄，拿着油灯仔细看了看那块石板，不像是墓地。又用锄头剔除周边的土块，使劲撬起石板，石板下是一个地窖。一只深褐色陶瓮赫然显露在眼前，这只陶瓮足有他用来装水的水缸那么大。

朱说小心地揭开瓮口的盖子，一瓮银裸子，在灯光下闪着耀眼的光。

朱说第一次见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他不知道这瓮里的银子到底有多少，是何年何



月何人所埋。心里想着，手却麻利地盖上盖子，又费力地盖上石板，拿鹤嘴锄将土刨回原处，用脚使劲儿踩结实了。想了想，把原本靠近床头的书桌拖至地窖上面，这才松了口气。

这日早课后，朱说像往常一样，捧了本书来到方丈的净室。

室内窗明几净，香炉里，青烟袅袅，方丈正闭目盘腿坐在蒲团上。

朱说心想，方丈定是做早课累了。便轻轻走至书橱前，随手翻一本《周易》，却听方丈浑厚的声音道：“朱说，你来了？在看什么书呢？”

朱说忙转身给方丈施礼，垂手答道：“师父，学生刚才看的是《周易》。”

方丈起身来至窗下的书案边，从一只钵盂里拿出两个玉米面饼子递给他：“这是早上厨房做的饼子，还是温热的，你快吃了。”

朱说忙摆手：“师父，学生早晨煮的青菜粥，吃得肚儿滚圆。不信，师父请看。”说着便把肚子腆起来。

方丈笑道：“老衲知道你那青菜粥，稀得照得见人影，上一次茅房，肚子便空了。快把饼子吃了，再推却便有违师之嫌了。”

朱说双手接过饼子：“多谢师父！学生收起来，留着晚上吃。”

方丈点点头，心里叹道：这孩子在此清苦的状况下，尚能自律，而且学而不倦，将来必成大器。

回头看他翻的那本《周易》，沉吟道：“经史子集里的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这些皆为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重要的有《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朱说轻声道：“仅仅是经部便有如此丰富的经典学说，学生所读的书真如沧海一粟。”

方丈喝口茶：“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等等。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战国策》等。”

朱说听得入神，却听方丈说：“老衲能给你讲授的也仅仅是经部的儒学。”朱说急道：“师父是嫌弃学生蠢笨而不愿教学生了么？”

方丈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你是寄宿在本寺读书的学子中，最刻苦用功，学业精进最快的。老衲以为，读书，要活学活用，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你应该结交有识之士，互相交流读书经验与体会，要走遍名山大川，寻古探幽，访民间俗，以开阔视野，增长阅历。”

见朱说不语，方丈又笑道：“老衲肚子里的东西，已经倾囊相赠，再也不能教给你更高深的学问了。”

朱说跪下叩首：“师父，学生不想离开师父。”



方丈忙拉他起来，从书橱里抽出几本书：“这些书送与你，希望你积学于书，得道于心，做一个经世济民治国的有用之士。”

朱说双手接过书，心里万分感激，只不知如何开口。方丈走到书橱背后，再出来时，手中多了一柄长剑：“这是老衲出家前用过的剑，虽不是名贵之物，却也年代久远，曾随老衲游历过很多地方，今天一并赠送与你。国家的栋梁之材，要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方能担负起天下重任。”

朱说垂首道：“师父，学生虽有远大的志向，只如今学无所成，恐怕于国家无望。”

方丈闭目合掌：“阿弥陀佛！你所学的儒家经典已经为你今后要走的路，为你做人的准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是，后面的路还很长，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朱说再次跪倒在地，叩首道：“多谢师父教导之恩！”

方丈睁开眼含笑点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朱说辞别方丈，到菜园里找到残月：“残月师兄，我要走了。这两年多来，多承师兄关照！”

残月低眉合掌：“阿弥陀佛！出家人以慈悲为怀，公子无须挂怀。”

谢夫人一手端着装针线碎布头的小篾箩，一手拖了小矮椅，来至后院的梧桐树荫下坐了，做起针线活来。

正是暮春时节，午后的阳光明亮而温暖，清风微拂，梧桐树洒下一地斑驳摇曳的影子，偶尔一两只鸟儿从院子上空飞过，鸣声清脆悦耳。

侍女香草走近来，轻声道：“夫人，这纳鞋底活儿，还是奴婢来做罢。”

谢夫人温和笑道：“你眼神好，做鞋面。我纳鞋底，这样，一双鞋不经意的就完工了。”

“夫人有头痛的毛病，若总是这样垂着头，过会子，脖子酸了，头也会痛的。”

“闲着也闲着，针线活儿又不是体力活，不碍事。”谢夫人说着话，抬头向西边院墙下的菜地看去，三块地上的菜长势极好，靠墙边满满地栽了一块地的黄瓜。中间一块，一半是辣椒一半是豆角，外面则栽了整整一块地的茄子。还有院墙边随意播种的几棵丝瓜，青藤顺着墙脚向上爬，碧绿的叶片遮掩了土坯砌的墙头，几只花骨朵儿在风中摇晃。

谢夫人正欲嘱咐香草记得明儿提醒她给黄瓜、豆角上架，回头却见香草进屋去了。

一会儿，香草又转来，把一只有些脱漆的圆木桶放在石桌上，笑道：“夫人，隔壁李婶送来一些花生和炒果。”

谢夫人抬眼看去，小木桶分上下两层，香草正把第一层取下，里面装满炒得焦黄的面粉做的果子，底层是花生，也是炒熟了的。

“李婶呢？快叫她进来坐呀！”谢夫人回头望向门口。

香草回道：“方才奴婢见几只鸡往后院来，就赶到前院了去，恰巧遇上李婶过来。奴婢说夫人在后院做针线活，请她进来坐坐。可李婶说她家有事，待闲了再来坐。”

谢夫人叹道：“李婶总是这样忙忙碌碌的，也总是惦记着我们，隔三岔五地送些吃



的喝的来。”

香草笑道：“夫人，李婶说，街坊邻居都夸老爷是个好官清官。有谁见过县太爷家这样节俭的？县令夫人亲手缝衣做鞋子，还自家开地种菜。”

“老爷生性耿直，对上不会巴结逢迎，对下不会欺压百姓、鱼肉乡邻，永远也只能做这么个小官，吃不饱，也饿不死。”

香草道：“夫人，奴婢虽然不懂事理，却也知道，像老爷这样的清官，最得老百姓的爱戴。那些攀高结贵、欺压良善的贪官，一世要遭人唾骂的。”

谢夫人低头纳鞋底，时而拿针在头发上篦两下，曼声应道：“谁说不是呢！”

香草笑道：“夫人，这面果子闻着挺香的，你尝尝吧。”

谢夫人把针别在鞋底上，抓一大把面果子递给香草：“你也吃点，整天跑进跑出的，没个消停的时候。”

香草不接，双手藏向背后：“夫人，奴婢午饭吃得饱饱的，不饿。”

谢夫人抬眼看了看日头：“午饭？这会子什么时候了？俗话说，正月长长，二月夭夭，三月四月，饿死老小。这四月的日子长着呢，比不得冬天，午饭一吃，眨眼就天黑了。”

香草伸手接过，轻声道：“奴婢真的不饿，放着饿了再吃罢。”

谢夫人道：“我这鞋底也快纳成了，这双鞋原本是给说儿做的，待你把鞋面做好了，缝上，给李婶送去，给她家大小子穿。”

香草点点头，就近在石礅上坐下，从针线篓里拿了做了一半的青布鞋面，飞针走线地缝起来。

谢夫人见了，忙道：“你不要坐在石礅上，快进屋去拿木凳子来坐，眼下虽是四月天气，石头却是又潮又凉的，女孩儿家家的受凉了可不好。”

香草儿手不停，嘴上笑道：“夫人，奴婢没有那样娇贵的。奴婢是洞庭湖边长大的孩子，从小捞鱼虾、捡田螺、摘菱角、挖莲藕，哪天不是蹚在水里泥里？自跟了夫人，才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主仆二人低头做针线，一时无话。

半晌，谢夫人停下手，又望向菜地，那紫色的茄子正开出许多小小的淡紫色花朵，有的茄子可以摘了，辣椒也挂起了一只只绿色小灯笼。她叹道：“也不知说儿怎样了，从上次离家到如今也有四五个月了，带去的粮食怕是早就吃完了罢。”

香草道：“说少爷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寺院里的日子原本就清苦，夫人该让说少爷多带些粮食去的。”

“谁说不是呢？可每次让他多带些米面，他就是不要，说他住在寺院里读书，不做体力活，不用太多的粮食。”

香草停了穿针引线的手，低声道：“家里的几位少爷，就属说少爷最懂事体，最勤快，最知道节省了。”

谢夫人深深看了她一眼：“莫不是朱淳朱诚他们两个又生事了？”

香草闭了嘴，低头缝鞋面。